

楊文靖公集十一

誌銘表
碣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國故號仔釗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心鈔
卷之三十五

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
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
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莫其獄連逮
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
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率伏
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竒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
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
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
制行換宣德即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踈繁劇訟牒
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氣易戶名以避

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賊
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
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
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

南
京
押
綱

侍禁史士

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
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
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
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
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

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彘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即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魯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秦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秦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壚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蒞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汰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率賴此以為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彖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宣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羈旅起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屋有田且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宣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榘葬于公之妣子
男八人長憲宣教即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
次懋迪功即池州士曹掾次愈迪功即福州士曹掾
次惠次憲次懋次懋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
即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即直祕閣廣東
路提舉常平寺事王舜舉次適奉議即主管亳州明
道宮呂翔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
遠數舍詣昇陽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
年矣而無幽室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
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

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新
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
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
問曰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
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
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
莫不欽嘆其孤將以其年月日塋公於某所其原以
通判潼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
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諫褒贈之典
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
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
沒而無傳乃敘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卿故相文簡
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
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
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
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
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閑清約如寒
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至
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
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
衰替敢不彊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世輩皆伊川
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
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衆

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
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
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
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
加注保州司法叅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至監
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
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
練達政体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踞其才府事多賴
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
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

屈秩滿知蘓州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踞諸
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其
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
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爭
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湏被逮即具
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
為功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後信
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
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置一
鼓樓保下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公曰

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健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適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章具未上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

置之重典公方初米力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即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淮

浙園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文案牘隔遠吏緣為姦隱滿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為出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陳常患不及公笑而不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曠服其明焉七年移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管朝廷議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漆播恩珍四州及其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要議請開溪州路而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

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遣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嬰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萬嬰與冉蠻老以仇怨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冊一族以人為糧彼萬嬰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一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

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
 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
 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二
 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徵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之
 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廢踞廉
 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唐夔州故基也山嶺越
 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申尚書
 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
 以固強圍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州
 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平乃移夔居魚腹
 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任
 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徂舊例獻遺
 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靖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
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
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
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
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
於是有所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又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
潔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凋瘵未復盜賊相扇
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弟居涇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
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公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

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也有陳揆默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
褒朝請卽子褒廸功卽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揆入
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
其母棄兒片中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
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道骸并誥勅
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尋得
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
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卽混洑及三女早亡護
將仕卽溥通仕卽涖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未知
所在沈登仕卽鴻以褒典補將仕卽孫女一人諫官
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
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
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
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下明
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
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
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
仕卽時秀州兵亂害武功卽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
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

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邇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勸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勸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為効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

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薦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未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襍賓與人議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三
未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疆橫
流稽天取羨舍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昊
天不聞惟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
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
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郟子孫因家焉至十
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縣遠族眾散適他郡有居
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
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
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

將彥卿生文之當閩城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
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
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
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
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
諱某仕至宣德即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
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
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豈第
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
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
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
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
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某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監縣尉丁
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季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

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
初外邑訐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
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
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
可驗訐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
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後事即知婺州金華縣丞
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
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
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
人心服老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

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
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
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
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
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
新鉄錢科兩砮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
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
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
伯男也而使泛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
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

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
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
薦守令仍必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
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
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即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
奉議即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
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
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
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
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

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
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
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落般販米斛入
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
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
患上皇一一開兌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
難之陳所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
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
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
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

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疆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黠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竝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其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泛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北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覲皆售偽濫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

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
 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
 遲疑上即曰卿識御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
 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
 賜茶錦官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
 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
 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
 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
 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
 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

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
 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有司意
 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
 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
 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
 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即是冬
 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
 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觀河朔軍政不脩將士
 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
 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

散即先是王黼探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
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
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
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
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
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比之
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
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
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閣直學
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
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
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
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
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議事不
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
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
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
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
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繞至瀘溝百萬之衆

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汰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胃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謬

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
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
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
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
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
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
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
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
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
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
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
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舍狎忠
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
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
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
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克國信使上以公克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

賜御筵楊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問皇帝公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未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忝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徃徃辭窮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補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攜撥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為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
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
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虜有
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
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
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稟其罪為大李
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為貫腹心貨賂
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初無武畧惟善
附會瀘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章
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
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
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
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
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
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
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
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舊以二員為額
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宮觀者至有三十
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
侍從官總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率情而驕比陽武縣率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摠培克其使臣丘大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摠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摠坐是降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令

雍認姓公謂雍之止行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誥而某為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讀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法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楊洪二州闕帥朝廷起孟揆應安

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庶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領宮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鄧延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司輒差職罪失官之人伴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造元隆借揮恣為侵漁湖比提點刑獄臧時中在任姦賊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孟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即差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頽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涉取信于

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負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教郎黃州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即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選人赴行在磨
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
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
竝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
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
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僞冒者中外依五月
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
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
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旣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
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無任以讀遷吏部尚書用
覃恩轉朝散大夫元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在
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
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
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
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
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
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彊盜賊如
何而可殄奔競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
之母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驟變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一無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猝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效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勅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妻保上簿先次施

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如周某下參假障子可先期奏聞虛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復趨朝矣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畱公樞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半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日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蒞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歿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窆窆汝等各勉名節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

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疎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謙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戒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藝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妻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庶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

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珣奏辭之上
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
連併受賜為辭階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初寒盛暑
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暴重然諾敦篤
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
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過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賓
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
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
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僻儒鑿空臆說至
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談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
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
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
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毆陽率更筆法
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
三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
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
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
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
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
某通仕即次某次某並承務即次某通仕即次某未

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曾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
 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
 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藏張淑人同墳至
 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
 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
 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
 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擬其
 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
 公實無慙點虜騎捍萌芽之木熾公策其終宜飭邊備
 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茹餓饑帝聞其冲命公出使
 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
 關寺之帛貫為擅寵厲皆是生實微且虺惟其克燄
 衆棟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著龜
 痛而莫復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
 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為世所悲
 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歆考者
 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後學揭鴻督刊

與此錄

子吳相次... 世所悲

公之... 國之... 公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銘表碣八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
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
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
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
戶叅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叅軍監湖州新
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
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內侍董
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閣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蒞其職
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
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
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康十之六民

以偏重訢之而前守不加郵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
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
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斂所困其
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薦飢盜賊蜂起民流十相
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郵之公既免租而定陶
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
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為非辜上悟復官
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為人敦樸夷易遇
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
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

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宮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為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臚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已為子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南方京下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非篤於風象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鄉行彖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為君子也自宣德即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於正寢實建炎二年八月念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郎亳州城父縣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既卒之明年其孤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少年逢時歷事三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銘新阡以示後昆

樞密曹墓誌銘

宋興臣一海內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以來大臣肆為蔽欺盤游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而汰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鴆毒而暝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為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輔器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延康殿學主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戴德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暹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即致任贈正奉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考孚贈宣奉大夫妣羅氏咸寧郡夫人公幼穎悟絕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

德縣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
宣奉公憂服除調壽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
詞學無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月勅令所刪定官改
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爾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
管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
議郎上書編管柳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爾
無權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畧曰以彼錙銖之
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
則戰勝是借寇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
高祖得蕭何為丞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
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
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眾跳身遁者
數矣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之眾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
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
不能如何所為盍亦各輸所長無採眾論夙夜勤畏
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
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

此而不徵後將何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
 因而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
 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
 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
 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
 兩立以臣言為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可復居
 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
 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探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
 屯戡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算決
 矣又言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故
 號及王輅哀免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
 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
 上服徑推挽出境以為屈已愛民杜稷大計當如此
 臣竊以為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寬
 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
 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者為患為辱古未有也何
 以言之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
 之呂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
 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

辭大意以弭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禍且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天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

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諍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訥以和為名朝夕到關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為敵責情或至緩備墮點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洛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圍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二三陛下雖虛心聽納而人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忝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實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

上曰曹輔遇事輒譏歛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除御史中丞是時何臬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臬輕儆不可任及虜渡河公即奏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灌最為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劄連珠寨以接外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為然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公曰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西北東南無兵為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而金虜犯城已三日

何臬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臬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臬方信妖人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机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頌大元帥握重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與仁府迎之公密啟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畱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盡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欲邀奎輿出郊議未決何臬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臬厲聲詆公公又率馮澥共說之澥與臬同鄉齒長冀幸一聽臬不從及幸

虜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大學生楊愿陳抃獻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園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後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御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鎮以謹防狄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內侍押赴都堂依舊供職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

罪明日宣對面諭曰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悼賜水銀龍腦以歛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子改京秩勅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一再辭免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

縣治東崇

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子紳承事郎次綸綬總補承奉郎女適承事郎羅永二適將仕郎林次膺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筭公天資孝謹仁施

宗族而義善朋友弟軼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涖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為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葬其孤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為之銘曰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庭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還薦膺顯秩進居宥室無不為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然一節流貫河在污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作此銘詩用廣厥垂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衛紫芝山以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而銘之公諱穀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

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人入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摠戎于濟滌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上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畢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因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犯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以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在途中向祈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凶焰熾甚非結外援不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秉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遷之臣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傳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橫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

召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柳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合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浚等聞知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罷吏皆昔之臣屬也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取法行之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獎諭有景想節象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復其至將

國任焉其忠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未徂夏夙
夜盡瘁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
省議事疾甚有旨宣醫不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
上嗟惜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器
元子猶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
皆度越夷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
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
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
氏朝奉大夫微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
違德閨閣之內雍如公將葬夫人以九月丁卯卒

于建安之私第享

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

即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
祖承務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薦歷臺諫章數十上
皆人所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略而不言著其大節
而已事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章告
中外不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徇國忘身
為世大閑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繫公之力
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哉王言炳若星煥弗磨弗切
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公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其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網濱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因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竒麗至今儕類猶推其為絕倫也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終于九川之漆坑其年七十有九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有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鬣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獨特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為之表識乎故特叙其為人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孫知其為君之墓而不忘也

墓碣

范君贊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稟自為提孩識慮已有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為憂多計產育子雖士人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為怪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為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為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從師友肄業于麗澤

善合視膏梁文繡

歛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

夫復何患既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蘇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迪功即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嚮風久矣既蒞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而實歸秩滿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薛公某常自負學有師承為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命諸子從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為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絀往刑公

遺文辟為煇司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寸息坊嘗
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高年六十有一君為人
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
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聞
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歎然常自以為不
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
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七終十五代孫忠信督刊

